

中国历史人物 (三)

黄兵明 主编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目 录

张自忠.....	1
----------	---

张自忠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

临清，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的意思。由于水陆交通发达，临清成为联系南北的要津，商业繁华，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号称“小天津”。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明万历年间，税监马堂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年间，农民王伦为反抗暴政发动起义，后遭官兵镇压，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年间，临清又发生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反清起义。起义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这几个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临清人民强悍的民风 and 近乎悲壮的性格，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于19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甲午

战争中一败涂地。四年后，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义和团运动虽然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混乱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在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1891年8月11日上午8时，张自忠出生于临清唐园的一个地主家庭。在他之上，张家已有几位兄长和姐姐，因而他的出生算不得惊动全家的大喜事。按张姓的辈分，“树”字之下为“自”字，父亲张树桂为这个刚出生的儿子取名“自忠”，取字“草臣”。张老先生读过书，为儿子取名自然是有讲究的。“忠”字很好理解，“苾臣”则不然，这个词出自《诗经·大雅》。这部经典中有“王之草臣，无念尔祖”的句子，“苾臣”在此解释为“忠诚之臣”。可见，自忠与苾臣，名、字虽有别，意蕴却相同，说到底就是一个“忠”字。用这个字来命名孔孟故地的子孙们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一个“忠”字，集中体现了孔孟之道和传统道德对于张树桂的影响，也寄托着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盼。他或许没有料到，这个儿子后来果真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把“忠”、“苾”二字的内涵发挥

到了极致，真正做到了名至实归。

1916年张自忠参军加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思想进步，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臣”字自然为他所忌，遂以“忱”字取代，这样“荅臣”就改成了“荅忱”。

1939年夏，张自忠由鄂北抗日前线赴重庆述职，在接受《大公报》记者王淮冰、国新社记者高咏的采访时，曾专门就自己的名字作过一番阐释。他说：“荅忱”即忠臣，如今民国，没有皇帝，我们当兵的，就要精忠报国，竭尽微忱，故名‘荅忱’。”接着，他又神色凝重地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荅忱’之意。

张自忠六岁开始入私塾就读，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带领小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念书之余，村里的小孩子们在他的指挥下分成两阵，彼此对打。玩完了，他就把身上带的东西和钱分享给大家，作为犒赏。若有谁不守规矩，不听指挥，他就发脾气，瞪着乌亮的眼睛厉声斥骂，不留情面。小伙伴们又怕他，又喜欢他，都愿意跟着他玩。

三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的张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

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二个卖菜的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俩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敌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就把自忠送回了临清老家。未曾想，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父亲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夫人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回到临清以后，张自忠继续在私塾里读书。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乡人回忆，他两三岁的时候，母亲总在他的胸前系一个小兜兜，在里面装些花生糖果之类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伙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给他们吃，直到分光吃净为止。长大一些，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

他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从没有为衣食犯愁，但村里有些佃户吃糠咽菜，家境贫寒。张自忠于心不忍，常常从家里拿来白面馒头换人家的糠窝头。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糠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买不起，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结婚以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至此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

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要出去闯天下！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

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腐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

这一年的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临清虽号称“小天津”，但毕竟不能和真正的天津相比。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尤其令他兴奋。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振聋发聩的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张自忠兴奋难捺，沸腾的热血已不容许他安坐在学堂里读书了。1911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径自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在山东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彻底平息了。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张自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选择从军的道路，也与张自忠对自己的认识有关。他体格魁梧强健，生性好动，浑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刚毅之气，这种性格气质显然更适合于当兵，而不是做学问。张自忠后来谈及此事时曾说：“我对于学习军事，比学习法律更有兴趣。”这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所长具有明确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不过，对他来说，几年的读书生活并没有白费，尤其是学习法律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治军大有裨益。

1914年夏末，张自忠与六个临清同乡结伴而行，赴奉天省(今辽宁)新民县新民屯投奔临清同乡、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团长车震。车团长得知这几人都是富家子弟，怕他们受不了军队里的辛苦，劝其回家继续求学。张自忠他们怀着一腔热血前来投效，怎肯轻易返乡，车震只好收录了他们。此时正值军田麦熟，他们几人便同士兵一道下田割麦。这些富家子弟哪里干过这等辛苦的活计，两天下来便腰酸腿

痛，双

手打泡。做着军官梦的这几位年轻人大失所望，麦子尚未收完，就纷纷要求退役，只有张自忠一人不动声色。车震把他叫来，和蔼地劝他回去，但张自忠说啥也不肯走，车团长这才正式替他补了个副兵的缺。张自忠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士兵。

麦收过后，军营生活依旧十分艰苦。除训练之外，还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修路、挖壕、抬炭、扛米等等。到了冬季，关外气候严寒，野外训练和劳动更为艰苦。车震又几次规劝张自忠回家求学，另寻出路；但张自忠写信不吃苦难以成大器，因此不改初衷，咬牙坚持下来。在致七弟自明的一封信中，他述说了从军几个月来艰辛备尝的情形：

兄自济南到新民屯业经数月，所有军中一切情形，均已尝着。同来者六人，因吃不下苦头，均已回乡，惟兄一人硬着头皮干下去。当兄来新之始，车公几次劝兄回家求学，言外膏粱子弟，如何能吃此苦，勉强一时，决不能坚持到底，故不如早去为善也。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以故肩肿肤裂，筋骨酸痛，其苦况实有不堪言状者。当兄创重时，肩臂肿溃，不能荷物，同棚中好友，代兄工作，以兄替其写家信也。家中一切请弟代劳，并请禀告母亲，待我有成就后，再回家叩见，祝母亲玉体

金安！

1915年初，车震升任第三十九旅旅长。同年秋，该旅由新民县移防绥远平地泉。由新民经丰台到丰镇，可乘火车；丰镇以西不通铁路，只能徒步行军。士兵们全副武装，负重几十斤，日行百余里，困惫不堪。每到宿营地，支起帐篷，倒头便睡。暮秋的夜晚，霜露袭人，每人只有一条军毯裹身，夜里常被冻醒。但张自忠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已经熬过来了，什么样的苦都不怕了。对于自己的进步，他感到十分愉快。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次年初，第二十师奉袁世凯之命南下援湘，镇压护国军。入湘后，车震部被湖南将军汤芑铭扩编为第一师，车震任师长。张自忠被车震调升为师部参谋。

车震作为一个旧军人，缺乏政治远见，在袁世凯称帝后没有果断地转变政治立场，入湘后进而依附于千夫所指的“屠夫”汤芑铭，结果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在护国军和湖南人民的打击下，车震部孤军无援，全军覆没。车震心灰意冷，北返临清，解甲归田。张自忠囊空如洗，有幸得到几位同乡资助，总算返回了家乡。这是1916年6月间的事。

历时两载的投笔从戎，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对张自忠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一时的失败，毁不掉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张自忠雄心不泯，仍执意参军，再闯天下。

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天，张自忠找到隐居故里的车

震，告诉他还想当兵，请他代为推荐。车震见他遇挫不馁，意志坚韧，赞许地说：“蛟龙终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乡是呆不住的。这样吧，过几天我带你去廊坊，把你推荐给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他自幼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后改投袁世凯的新军卫队，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

1914年，冯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已成为北洋军中独树一帜的劲旅。1916年9月，车震偕张自忠到了廊坊，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冯玉祥实际上是张自忠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这时，他已经二十五岁。按常例，此时从军已为时太迟。就连年纪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都已经参军多年，当了连长。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么位置上，而是他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使张自忠真正得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和实

现理想的奋斗舞台。在这里，他埋头苦干，发奋进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投奔冯玉祥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差遣，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外附员，需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方能正式就任军官，所以又被称为见习官。

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所在连连长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为了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1918年9月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团长鹿钟麟任团长。张自忠奉派进入教导团军官队深造。主要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张自忠对军事的兴趣极为浓厚，故学习起来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说：“在教导团中，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半年之后，学习期满结业，张自忠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队长冯治安待人恢谐风趣，与张自忠的刚毅寡言恰好形成对照，二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张自忠与冯治安私交虽厚，且比冯年长五岁，但在官兵面前对冯诸事服从，礼节周到。

张自忠的带兵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

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 126 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十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扒不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张扒皮”的浑号使人误以为此公是个无情无义、粗暴蛮横的武夫，实则不然。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1921 年，张自忠升任冯玉祥卫队团第三营营长。三年之后，也就是 1924 年春，张自忠被冯任命为学兵团团长。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只能勉强当个营长，因而上书恳辞，结果未获批推，只好从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令其出古北口进击开鲁，但冯玉祥暗中班师回京，与驻防北京的孙岳部里应外合，发

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曹锟，并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直系军队因后院起火而告失败。在此过程中，张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

不久，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当时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英军不准其进入，双方发生争执。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军人，在外侮的积威之下，对洋人不免是“闻鸣镝而惊心，对弯庐以屈膝”，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无权干涉。”英军见交涉无效，就武装包围了丰台车站，向我军射击，气焰嚣张。张自忠当即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还击敌人，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英军不支，被迫撤退。但驻守铁道的英军仍不准我军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辞严：“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

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1925年1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也就被称之为西北军。同年，张自忠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随后在第六师师长石友三指挥下，人晋与晋军交战。因战事不利，石友三为推脱责任而诬称张自忠抗拒命令。张自忠被迫只身投晋，以避陷害。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当他得知张自忠被迫出走的真相，即派人请张归部，并任命其为集团军总部副官长。张自忠对冯玉祥的知遇信任之恩，终生铭记，念念不忘，以后每每谈及此事，都流露出不胜感激之情。

1927年5月，冯玉祥统率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讨伐奉张。张自忠随总部移驻郑州。同年底，张自忠升任二十八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不久，冯玉祥成立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命张自忠兼任军官学校校长。张曾任学兵团长多年，富有军事教育经验，出任军官学校校长自然驾轻就熟，十分内行。因就任该职的关系，西北军数以千计的中下级军官都成为他的学生，这对他后来指挥驾驭各部队也十分有利。1928年初，二次“北伐”结束，西北军实行缩编，全军缩编为十二个师，共22万人。其中，张自忠之二十八师改编为二十五师，辖3个旅，兵力2万余人，是第二集团军编制最完备、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师，被冯玉

祥定为“荣誉师”。原三十六师师长董振堂任副师长。

张自忠在“北伐”中留守后方，并未参加前方作战，何以能在缩军整编，众多军、师长遭到裁降的情况下，反被委以重任呢？这主要是因为他治军严明，善于练兵。

张自忠自投奔冯玉祥后，历任各级军官，并以相当精力从事军事教育工作，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善打硬仗的部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下级军官。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张自忠的治军和练兵才能在西北军已颇著声誉，为人称道。

1929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军风纪考察。陆军第一师师长刘峙任检查团总团长。这次检查以师为单位，刘峙率团巡视南北，逐一考核。张自忠的第二十五师军容严整，训练有素，令检查团心悦诚服。结果，这次考核二十五师列全国陆军第一。刘峙在最后的讲评中深有感触地说：“二十五师虽是全国第一，它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学习，但有三方面却是我们学不了的：第一，二十五师官兵服装全师一致，上至师长，下至伙马夫，服装一律相同，一般的部队，高级将领的服装都不同；第二，二十五师从师长到战斗兵，面色都一致，这说明官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第三，我来看这个部队，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没有看到一个动的和讲话的，这种纪律，生平仅见。”

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